

銀宮電影院

日夜放映

天一公司全部配音巨片

陸麗霞 李英 張振鐸 主演

美人恩

時三場日 時
角三二券 價
時七場夜 間
角四三價

八角亭

新昌綢莊

你們的衣服問題如果要適於新生活化及價廉物美者請至八角亭日新昌綢莊因為該莊最近運到國貨千餘種在這秋季舉行大廉價

瀟湘漣漪

第七號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月十五日出版

秋窗小記

(二)

敏 敏

不知從那裏傳來的一個消息，玉純做了跑馬美人了。

六年前，我們同寄身在一隻出發上海的揚子江的大船中，我和誌鴻伏在統艙的高舖上，伸出頭來，我們就看到江面的駭濤霧浪。統艙中擁滿了各色人等，像這樣睡在沒有階級不分男女的大艙間我們還是第一次。

玉純和芷靈的鋪，正和我們相對很近當我們展開行李，據坐在高床，望那些閒雜人等湧進湧出的時候，我們勝利得同抓着了永久的舊宿地似的，我們唱着歌，打開從學校預備好的食品，玉純投過一片牛肉來，口裏喊道：『喂！拍斯』。那優美的姿式，彷彿在擲着乒乓球似的，玉純是天之驕子呵！老天既給她以可愛的容貌，還給她以超人的敏慧。她的新文學很好；擅長藝術，體育也能打籃球網球。在旅途，她確是個好伴侶，她時常邀我們到甲板上去散步，帶着拍影機，她曾收了小姑山的黛影，也曾爲狠狠的我們，站在水天相接的船頭，拍過小照。

說到游歷，在南京我們四個老昆同一馬車，上清涼山，登掃葉樓，走燕子磯，謁明太

祖墓。珠光璀璨的上海，我們像一羣出羈的野馬，成羣的去逛大世界。上海確是一個使人流戀的地方呢？玉純嘆息着，她決定了畢業後的道路了。

一個女孩子在沒有愛人沒有職業的時候，誰都希望到海角天涯去流浪的。男孩子當也是一樣。歸途的船中，我們談及了我們畢業後到何處去；玉純，芷靈，素輝，雲之都主張仍來上海找事做，我與誌鴻雖有同一的想願，但恐怕母親不許，不肯給錢。果然我回來就被××附小聘為藝術教員，誌鴻隨兄南上，在某機關當錄事，玉純，雲之真個重理行裝，到上海去了。

曾聽過關於玉純的許多消息。她在上海會窮到身邊連一文都沒有，一天有時只吃一頓麵，旅費拖欠得下不得地的時候，便四處借挪，結果，她被上海某交際明星介紹到某某女校去教體育，但不久她又失了業，有說她在當家庭教師，有說她在×省教廳當科員，但有人又在報紙上看見，某跑馬場因為招賺生意，特招收跑馬美人二十名，每人月薪八十元，須身家清白，體格健全，受有中等教育，據說那取錄名單上面，竟有「孫玉純」的名字。人的一生活，誰都不料自己會怎樣的結局。以玉純的天才，不應當去做跑馬來解決她的生活的，然而像自己這樣終日伏在案頭，搜索枯腸，嘔盡心血，做兒女的牛馬，受生活的重迫，又豈是放歌江面的我所能逆料的。

母親

玫君

驕炎的太陽開始沐浴到一帶大水後的災區上時，這裡已經充滿着淒涼，空虛，靜溢和荒蕪。只有一陣陣被太陽熱蒸發出的腥膻淤泥似的氣味。

她是一個被水災蹂躪得最殘酷的一個孤獨可憐的中年婦人。以前，雖在農村破產達到極點的鄉村中，她還有幾畝田種，有可以遮蔽風雨的茅草屋住。不說可以過活，也總算能支持下去。但是現在，一點維持生活的所有，統統被水怪無情的吞噬了，漂流了，毀滅了。連害黃膽病的唯一依靠的丈夫都被大水淹壞！而今，只賸有懷着身孕悲痛的自己。

滿目荒涼的災區，不說求食，連找一杯水喝都是很困難的。於是大批災民成羣結隊的向着大都市中邁進。在每個人的眼中熾燃着飢餓的慾念。

她也拖着沉重的身子，臃腫的裸足，蹣跚地跟隨她的同伴向茫茫的長途走去。她懷着新奇的思想等待未來命運的分咐。不覺眼前閃爍出一綫光明，照澈她全身全心，趕緊了幾步。

漫漫的長夜在這一羣難民身邊拉開，風微微地飄到每個單衣人的身上時，雖是夏秋，

也不覺有些涼意。年老的人以及孩子，漸漸有些支持不住，開始在饑寒交迫之下而呻吟了。她心中也難忍的發慌，眼前有些昏暗，無力的倒臥在荒漠的野外地上。挨過了這一夜。

天色還在灰暗的時候，他們一羣又開始在地面上蠕動。度過了一天一夜的辰光，終於到了目的地。

大都市中充滿繁華，熱鬧，名利的追求，生活的優裕，貧富極端的懸殊，白熱燈光的眩耀，五光十色，給這一群難民弄得有些頭昏眼花，手足無所措，但爲飢餓所逼壓，不得不各自散開去找一點飯屑和一點熱水用以溫暖充實一下幾天的枯腸。

她沿着漫長的馬路，也哀乞到一些殘茶剩飯，走不了好遠的路程，她總要癱坐下來，喘幾口氣。因爲她的身孕已經六個月了。過分的勞苦，是可以使胎兒在內面不安，這於胎兒和孕婦都有深切影響的。然而，這只可說給安居的人們聽的，用在乞食遍天涯的丐婦上，不是多事麼？而且也是滑稽的。甚致是諷刺的。

她每日要去到外邊乞食，有時：她看見許多活潑可愛的嬰兒，她總意識的站在那裏呆立着不動，一直要看足那可愛的容顏以後，才覺滿意的像獲得比食物還要珍貴的東西般的安慰，發出神祕的微笑。有時，偶爾從女施主慈悲的手裏拿得一件兩件破爛的小孩舊衣，她一定高興得連話都說不出，只感激得流淚！

在擁擠的街頭，在冷清的巷尾，在暗濕的簷下，在一切污穢不堪的地方，度著她悠長

窮苦的歲月。她在輾轉不能安眠的深夜，她計算着日子，憧憬未來的好夢。她想：「不管如何窮苦，在大都市裏，總比較容易生活，有了一個肥胖的嬰兒，抱在懷中，不是比較現在要快樂多麼？祇少是不孤獨了。」

她每想到這裏，不由得笑了。這晚必定要做個很甜密的夢。
天氣已漸漸轉到深秋了。

楓葉由青黃而淺紅而深紅了。大都市中悠閑的男女，玩厭了繁華的作樂，於是想去山林清流中洗刷洗刷胸中不正之氣。也有許多文人雅士，憂傷的跑到高山流水之濱，聽流水滴出憂鬱的聲音，在那裏徘徊，在那裏低吟，於是這清朗的秋日，到似乎專為這些遊子消遣的了。

但這對於窮苦的人有什麼呢！那不過更加增添了他們的寒冷而已。

在這樣秋風秋雨的醞釀中，那未來的小生命也一天天離到世界來的日子近了，無論在陰雨的天，不管路途滯滑，她必然要忍着苦痛沿街乞食，遇到肚痛難以行足時，便在人家門前坐下了。有時也獲得女施主的一點同情心，施一杯紅糖開水或放下些胡椒，喘氣的喝將下去也就常常可以治好這種臨月產前的陣痛。有時，女施主還善意的問她將來在何處生產，她毫不遲疑的滿含着淚水回答着。

「太太！我們可憐的丐婦，還有什麼一定的地方，還不是遇到什麼地方，就祇好在什

麼地方了。」

「你不好去醫院裏麼？你祇要求求醫院，因為有許多是公家開的，窮人可以免費收容的。」

「醫院，唉！那不是我們窮人享受的。前天，我的腳實在腫痛得不能行走，跑到醫院門口坐下，天哪。還未進門，就被趕了出來。」

「唔，窮人太多了。」

這時候慈善的太太，也感覺到這是沒辦法的事忙將頭縮進去，關上了大門。

一天深黑的夜裡，風驟然呼呼的怒起，漫天堆起黑壓壓的烏雲，樹葉騰空飛舞地像雨點落下。所有暴風雨以前的景象都是現了出來。接着就聽見淅淅瀝瀝地雨聲，繼之以傾盆的大雨。

就在這樣一個可怕的暴風雨之夜，這受人間劣待的小生命「呱」的一聲出世了。

她蜷縮在一叢樹蔭之下的一個破爛的荒亭之中，臉上沒有一絲血色，那末慘白地呻吟着，喘息着。一個慈愛的老婦人正坐在她的身旁，代替了接產婦的工作，爲這可憐的丐婦。她替她洗去了污水，包好了嬰兒，還從自己屋中燒好了一碗糖開水，三個煮雞蛋。像這樣一個慈悲的老婦人，既犧牲了力量，還施舍了食物。在這個世間，像這樣的同情，似乎是很少，很少。當她離開這淒涼的亭子時，她聽見在她背後有斷斷續續地聲音：

「謝謝呀！你這慈悲的，

施舍的

救苦救難的……女菩薩……」

太陽光從密密地叢林射進這荒涼的亭子時，她滲白色的臉上籠罩着一層欣喜的顏色。她不時地探看她的小生命，那樣慈祥而快慰。她越看越像他死去的父親，圓面龐，大眼珠，上唇有點向上翻，鼻子高高的，一頭烏黑的頭髮，肥胖的身體。她沉思，假使沒有大水災，她們娘母父子多好過日子，那死鬼老早就想有個兒子抱抱，畢竟他命短，看不見了，還丟下這可憐的母子在外邊到處漂泊，受苦，不知還要受多少年月的苦難，折磨。想到這裏，鼻子一酸，眼淚水像珠子一串串地滴將下來，滴到胸前，滴到孩子的臉上。

日子過得快，孩子已經滿了三朝。這可憐的母親不能不移動脚步到另一處地方去繼續着乞食的生涯。

她現在無論癱坐在什麼地方，總都有許多人圍在她的四週，尤其是女太太們。有許多婦人同情着她的悲痛的身子，施給了不少的小孩衣物和飯食，也有施給她錢的。旁邊還有幾個穿着華衣的太太在那裏私談：

「奇怪！丐婦的孩子還有如此肥胖？」

「好一頭的黑頭髮，真是人不養人天養人！」

「面貌長得怪端正的，誰家沒有兒子，給抱回去養着，也很有趣呢；」

「隔壁的王太太不是急需抱一個兒子麼？」讓我去探問一下。

「那又什麼不肯，討飯還要兒子做什麼？」這一個消閑的說着。

「喂！討飯的女人，你願意賣掉你的兒子不？十塊錢，兩斗米，你便好過活了，小孩又有飽奶吃，長大了包你大富大貴！」一個眉毛扯得極細的婦人擠到丐婦的前面，提大了嗓子問她。

她猛地裏像吃驚似的怔了一怔，臉色漸漸有些難看起來，她含着怨怒的口吻回她：

「想拿十塊錢換掉我的兒子嗎？不能！兒子就是我的命！」

「兒子是你的命，你看你瘦得這個形像，小孩還活得久麼，怕兩口子都要餓死！要活命祇有賣掉你兒子。」這婦人有些耐煩，譏諷的又恐嚇的再逼問她。

「兒子是我的生命，我寧可餓死呀，我不願看人家抱去我的子。太太！越是窮人，越是把兒子看得重！現在受苦，兒子長大了，他可以養活我。……要不是爲了這塊肉，我已老早跟死鬼的男人一塊去了。還要這樣在世上活受罪……」她繼續着發揮她的人生觀。

太陽曳着最後的飭暉時，大地上一切已籠罩在黃昏的暗色裏。這裏祇剩有淒清的母子。

她整整在這街邊坐了一天，全身像被鞭打一般的痛楚！腰酸背脹得已不能再支持下去。兩腿腫得提脚不起，萬分疲憊的蹣跚着走到一處大門空隙的角落裡軟癱下來。吐出一

口悶氣。

剛一睡下，白日裏的許多事情又浮上心頭；石灰白色的尖臉子，……十塊錢換掉自己的兒子……大富大貴……貪婪的肉眼……根毒的刺話……煎煞她一夜反來覆去的不會睡好。

在這樣一個貧病交加的母親懷抱中，可憐的無辜的小生命已能睜大他的眼睛向冷酷無情的社會四周看看了。那是多麼可愛而靈的一雙眼睛！粉紅色的面龐上也堆滿天使般的笑意。這是在她整個貧苦生活中唯一的安慰物。在他小小的生命裏，是孕育着無窮的希望，對於他可憐的母親。

她看得呆了，想得遠了，孩子呱的哭了一聲！她才想起這是該給奶子的時候。忙解開破爛的棉襖，露出瘦削的胸膛，扯起乾癟而鬆弛的奶子，塞進嬰兒的小口，她低着頭撫摩孩子的烏油油的黑髮，看見他小口不斷地吮吸，但是那末很吃力的，她發覺了一件憂愁的傷心事；他的無情的淚水像急雨一陣湧下，她知道自己是太累了，一身是病，又加以飲食過分的缺乏，所以使得乳水枯竭。她想起許多富貴人家的婦人，生了孩子後，不但要躺在床上休養一個月，還有雞肉湯水吃得飽足，所以孩子吃起奶子來，總有一邊吃一邊流的好奶子。孩子有了飽奶吃，也就一天胖似一天，像吹氣的長，胖得那樣可愛！回想自己，苦命，孩子生下地就要出去討米吃，能飽得肚皮就算幸運，還能說別的？又想到孩子的命也

苦，像這樣能活下去麼？她一想到以前尖臉子婦人的話「怕兩口子都要餓死」時，她迅速的閉起眼睛，像馬上就有不幸事的到來，她心在忐忑跳着，神經幾乎錯亂。她不敢再想下去了。

在這些磨難日子中，充滿了苦痛的皺紋，已在她的嘴邊漸漸加深。

的確，她已沒有往昔那般安舒了。從前，雖只有孤獨的一人，但她可以自由些，可以在睡夢中做着香甜的美夢。現在，她不但要每天懷抱着孩子撐持着病苦的一身去到處奔走乞食，還是在餘暇的時間操勞着替孩子洗衣，抹身，換尿布，喂奶子，各種繁重的工作。像這樣終天勞苦，到入夜時還不能去安睡一下。因為她是一個漂流的丐婦，連睡都沒有一定的地方，什麼時候得安息了什麼時候才好去尋找臨時臥地，地方縱然找好了，還要受淒涼的風霜寒冷煎熬的痛苦。

大都市中的夜晚，是一切有產階級醉酒作樂的時辰。到處透出綠酒紅燈迷人的光焰，到處漾出狂歌浪舞歡笑的聲音；到處是金錢的跳躍，到處是墮落的陷阱，在這些沉緬酒色浪漫慣了人們的心中，那裏會想到人間還有悽慘窮苦的呻吟，那裏更還會看見蜷縮着在街頭巷尾寒冷地上這樣一個可憐的母親？

荒村

紹 謨

客堂裏長着尺多深的草。

變成了一片青蛙的世界。

烏鴉分食那些未埋的屍骸。

天井裏烈火似的榴花正開。

牀邊長了兩株雜樹。

屋頂已經沒了牠在風中搖擺。

這是一個多麼奇怪的所在。

壁上的鐮刀快要銹成泥。

蜘蛛的絲結成團團的網。

這家子主人多年離開故鄉。

留着花蛇守門在屋內邏巡。

水瓢浮着朵朵小菌。

小動物佔有這地方並不淒冷。
讓牠們自己樂意怎樣開墾。

張家坊

這小地方却和我有些緣份。
隔我兒時的故鄉很近。
雖不能說是怎樣興盛。
也有長街 也有良田萬頃。
却沒有個失業的工人。

幾年來真是罕有的劇變。
炸彈般打碎那兒的和平。
野草迷了人行的路徑。
昔日的長街變成一片荒坪，
添了無數的新塚。
添了無數飢寒交迫的工人。

潮

黃華

「記得嗎？那一夜，西風黃葉，你吹着洞簫，倚在對城牆的小窗邊。他不是來了嗎？戴着厚凸片子的眼鏡，在月色中現出考察的神情望到我們的臉上來。」做甚麼？」他問。你嚴正的說：「沒有甚麼——吹簫，看月亮！」他茫然了，望着牆壁呆了一陣。我們都想到他是一個暗探，每晚十二點鐘以後，總是拿着手電四處巡查，負着也許嚴重的使命，和誇耀的心理，向對方造成一種自驕的恐怖，我們一點也不去注意他，只是談着自己的話。

「看月亮！這樣晚，還是……」他的眼鏡幾乎碰到你的頰上，嘴唇在愚笨地動。

「這是學校，不是牢獄！」你幾乎憤慨得要將他踢下樓去。我不是替你捏了一把汗麼？但是誰個肯示弱？「不要緊！我們不會妨礙別人的！」不知爲甚麼他却輕悄地走了，竟沒有發生什麼危險，你還說：「性命總是提在手中跑！現在橫直是「眼前道路無經緯，皮裏春秋空黑黃！」

在那樣嚴重危險的時期，你竟是臨大節而不可奪，你憤慨地罵，有時好像一匹狂怒的獸。可是你待我却輕輕細細，這令我想起了她，不也是和你一樣麼？深長的睫毛的圓眼

，僅僅對於我是射出一種慈憫的光。——不要對我太好了，我情願你嚴厲的對待我！——心中有時這樣一天想到晚。她待我好了我真是想哭的！我含着深深的嫉妬，唯願她對我柔和又唯願她對我嚴厲！

你遠處異地，在雜亂的環境裏，總是抽出時間向羣衆吶喊，爲人們服務。燃燒着蓬勃的光明，拋棄了狹隘的情感，似乎將要敲破以前的洞簫，撕碎舊時的吟稿，和月亮也絕了交情。將艱苦當作了幸福，貪婪地咀嚼着人間醜惡的現實。你說你要忘記自己，只求認識環境，努力問學。你總是對我說：「你失之過柔，我失之過剛。」啊！我的朋友，我的先生！我不總是撐起自己昏沉的腦袋麼？我完全墮入在一種矛盾的紛擾中。卑劣的幻念和偉大的同情在交戰。雖然也會飽經憂患，可是仍舊是一個可憐的小孩子啊！本來這種矛盾的思想不是我們這樣年齡的人應當有的，現在應當斬釘截鐵，拿出自己的決心，大無畏地前進。這裏，我只有深深地哭了，失敗的悲哀和自咎，却還能引起別人的原諒！你看人間不是只有膚淺和淡漠麼？——哀莫大於心死，而身死次之。——你苦口婆心地吶喊，你鞠躬盡瘁地實行，別人還以爲只是你個人的私事，卽算幫了你一點點忙便居功自恃！你做着人類善良的僕役，你做着人類賢能的領導。你自己說：「我並不是不愛音樂和藝術，同時還愛雅麗的裝飾，可是現在世亂人愁之秋，救死之不殫，更何暇於此道？不進步也不墮落的生活，我們不需要！」可愛的伴侶，你和我握一次長久的手吧！我們深談吧！同時提着我

們以前踏過月色花光的脚轉步到乾瘠的民間去！提着我們曾經聽過清歌軟語的耳朵接受痛苦的呻吟去！將我們同情之淚洒遍了地球！你可以時時責備你的朋友，讓她的心去戳滿環境冷酷的尖刀！你不要撫摩她的傷痕，你要痛快地狂笑……」

慄

芾
芾

夜，像撒但底灰色馬蹣跚地踱過大地。

簌簌的風震怒地溜過翁密的樹叢，透出着死寂里底太息。

星星耽着銀淚，倏愆在花香般的晚霧的黑紗里。

象牙撥子似的新月，撥動了如銀矢的彗星劃過碧空，同着也溜過湖面。——像彈了一
曲水晶滴子碎玉盤的歌。

我，倚着窗前底克囉味。

——凝視着：

死寂里底死寂，黑黢黢，月也給烏雲的大墜掩了。

樹叢晃着，風兒底脚跳過窗櫺，摩挲我鬢髻的髮，黑暗底耗子啣着心，心在慄，在痛
● 軀殼是木乃伊的痙攣，如魔鬼底巨膊幻成了絲，糾紛而組結地纏縛了我。

淚，在瀉放，滴滴地浸涼我體形的頰頰。

我想震力地亢奮，爭扎脫這縞緊的絲，但疲憊襲擊着我軀殼。——黑色的淒涼睥住我

我，我太孱弱了，心里底憤怒在沸騰，但，透不出一息軟聲的吟語。

「我是朶花蕾，陽光和朝露滋潤着我，我不得囁然萎去。」
理志告訴我很明悉，我得奮鬥。

我想起了破碎的國，是暗海里底破帆，洪濤洶湧地擁來，這是一個恐懼；不，是我們一個未來的努力。

鬚髯，耳際里一陣悚人毛髮的哀怨慘酷的軍笳之幽咽，及一羣礪齒蓬頭的魔鬼在咆哮，持住利刃宰戮那蝸蝓在草綿絲的羔羊羣。

地，凝着血；也涓涓地在滴流。

魍魎們撕着羔羊底肉在齧齧，羊們在荏弱地啜泣，唉唉?!它們還吮着骨髓哩!

——噫!我怕，我更震怒，像一隻野狗。

我得拋棄了悲怨與愛情，跳下峭峻的危崖，到血海里去沐浴，我也得流出自家底血，造成洶濤巨浪，混汨汨地涌去淹死那鬼羣。

嚼緊了牙跟，取下來壁上掛的長槍搨了。

「去，我得去!」

驀地，自家睜開兇暴的眼，火星在晃。又聽得那笳聲重奏，似孤雁之掠過天空，這咽唱，蓄滿着血腥，蘊飽了死屍的臭味，潮汐般激蕩地擁來了，湍滌地流來了。它，灌進了

我底心。

東方，在張臂欲迎我去，

——但是，我有銀髮齒頰的慈母呀！

她具有神底力，我畏懼而敬愛，她底愛，造成了我底生死，她底淚，鑄成我多少哀愁。

心，顫顫地，顫不斷的藕絲兒。

我微微喘了寒氣，流洩着淚泉淙淙，也許是酸笑。

予舊交襲着靈魂：母親底愛繚繞了，但，我得去維護那孤帆淹死那鬼羣。……

走，拋！走，趑趄地踟躕，母親底愛牽住着脚。

走，拖棄了愛吧！

——唉！可憐的母親呀！

踏出了門檻，凝視着這兩扇門，我麻酥地失掉了意識，頹然地跪在階沿上，如夢囈般：

「別了，我至愛的母親——」

街燈，透出慘淡的死輝，暗綠地如磷火之閃爍。蝙蝠，拋起黑尾巴織着黑暗底網，灰蒼蒼，可憐啦。

我踏出了衞衙口，在晚煙中洩着，窈冥地。

殘酷的風疾，攜了些怯怯伶的毛毛細雨。

山中如靄的林藪，黑鬱鬱的遠山，全在晚烟的罨蓋下。

寒鴉，哀怨地唱出了朦朧之嚶語。

這，湖里蒼顏凝死的苦水，這時，亦喃喃地訴出這宇宙底秘密和詭計啦！
我坐在一堆顛頹的瘦石上，手，撐住了頭。

突地，我暈了過去。醒來，淌着熱淚。

倘若，呀！我死在叢莽中浩浩的疆場，悽慘地躺在無人憑弔的荒野，除掉，那冰凍的
長河號啕地泣我，寒氣浸冷我底熱血。……

我渾顛了，心，心在悸慄。

——我底母親呵！兒，去了。

當我踱過陰森森的山砌時，身，心，在慄。

——一九三五湘江之○。

從別人想到我們自己

雲生

地中海的海面不是那樣的平靜了，
晴朗的天空也起了恐怖的風暴，
西西里的意軍在向前方不斷的運輸，
大炮架在阿比西亞的近郊。

意阿的戰爭已經爆發了，
凶獷的帝國要把弱小民族吞掉，
雖知道這戰爭是失敗也要抵抗，
犧牲全國軍民也不願棄城奔逃。

國聯今日提出了嚴重的抗議，
英法更聯絡斥責意大利的非舉，

這是公理真正的存在嗎？
帝國主義的一種陰私。

東北淪亡那時英法像旁觀一樣，
站在高台上看炮火衝天當作欣賞藝術的嘲笑，
今日他們會說那時不是這時，
其實還是因為滿州不是阿比西。

意阿的戰爭預料只是一個暫時，
別人家的遭殃也就是象徵我們自己，
未來的大戰早遲定要爆發，
什麼時辰爆發什麼時辰就該中國滅亡。
人種的戰爭也快要開始，
白種人認為有顏色的人種都是劣種都是奴隸，
我們不僅為自己要努力前進，
為着種族我們更要競爭與拚死。

洪水的災患瀰滿內地，

赤色的猛獸還在西北那裏，

這些都告訴我們已到了最後的時期，

一切的重担是要我們自己擔起。

國人是時候了不能再消沉或拌氣，

事情是做的我們各人快努力的做去，

不要自私要養成健康的身堅決的意志，

大踏步向着光明的路上衝去。

一九三五、十、三、在意阿開始接觸的時候寫。

風雨之夜

(續)

南燕

小院裏常常爲風雨侵剝的泥土上，滿堆著秋後的死葉；褪了色香的黃花，也還有一兩朵在淒風搖曳中，掙扎牠——生命最後的一刹那，雖然憔悴得楚楚堪憐，但已引不起賞花人的顧盼，除了映冰——正感著苦悶空虛的映冰，誰也不會有花謝花殘一個同情的惋嘆，人情冷暖，原來是如此的呀！

風風雨雨的秋夜，不知給了映冰多少增愁引恨的材料，她有時候，未嘗不感覺自己矛盾得可笑；但那只是一時的直覺，結果，矛盾仍然矛盾，苦悶仍然苦悶。

自從那一夜，映冰就常常發覺那個沉默的青年在慕華的房裏，情形像是很親密，有時候，他來了正遇着映冰和慕華閒談，慕華總是殷勤給她們介紹，拉攏他們在一塊，死拉。映冰不許她走，面上露着不自然的表情，像是自己的祕密給映冰窺破了，不如此，不足以掩飾，映冰常常背著頭暗笑，同時也很願意忸怩的坐在屋的一角。

從此，映冰知道青年是王校長的老弟，名字叫亞君，在一家報館擔任編輯。

她像是很安慰的得了一件什麼？閒坐的時候就像多了一件心事。自己也不懂是什麼原

故。

有時候，三人結伴在附近的叢林裏閒逛，談些各人看到聽到的——那怕一件極細微的事。

間或她們的中間起了爭端的時候，亞君總是幫着映冰，每次慕華總是瞪着眼，噘着嘴，獨自跑開了去。

亞君並不去安慰慕華，他老是瞧着映冰，露着驕矜勝利的微笑。

漸次慕華消沉了下去，幾次的結伴同遊，都給慕華拒絕了。在起初，映冰並不覺得有什麼異樣，仍是照常的親近慕華，漸次才感覺她對自己是淡淡的，冷冷的，沒有從前那樣和善的笑容了！自己無論怎樣求她諒解，似乎是不可能了。因為在形式上亞君已棄了慕華，一天一天的親近自己。

這樣又經過了好久，映冰開始感覺亞君並不是值得上自己寄托愛情的人，他的言語行動無處不表露着利與慾的成份，他也曾在得意忘形的時候，滔滔地訴述他在海外大學生的浪漫生活，抱舞女的腰是多溫暖，妙曼，喝香檳油是多香甜有味，資本家的洋房是多富麗堂皇，貴族的享受是多舒適優裕……他自已總想做一個闊人或者是極有權力的人，黃金，權勢都可以馴服一切，她似乎已忘了自己，也忘了旁邊還有一個聽他訴述的人，映冰自己會暗地裏感覺得慚愧，爲什麼會去進求這樣一個利慾薰心的人，而且在事實上，

自己還從別人的懷抱中奪過來。幾次他來了，總想避開他，但是結果呢？又覺得自己這樣從無所歸的心，在一個冰一樣冷的環境裏，惟有在他的身上可以找到一點刺激，也許可以得到一些片時的安慰。

慕華是一天天消沉了下去，下了課就關上了寢室的門，偶然看見了映冰，冷然的作一個不自然的苦笑。

如此，映冰更不敢去向她解釋，一方面也不能毅然丟開亞君。

風雨淒清之夕，她對着黯淡的慘綠的燈光，發呆似的癡想。矛盾，苦悶，圍繞了映冰整個的心。

她在人生進途中又受了一個這樣重大的打擊。

介紹刊物：

文友——社址：余家塘一條巷。

蘿蔓——社址：南正街時代文藝社。

湘江之秋

玫君

時候已是將近重陽。

南國裏的天氣，太陽還是這樣熱烈的放射出驕炎的光，使得大地暖洋洋地，宛如陽春三月。

風輕輕地吹拂着，使人感有一種不可言的心清神爽。

一處兩處逗人勾留的花圃庭園，超人遐思的開了桃花，開了杏花。梧桐芭蕉還是那末綠油油的，散發出綠色素的香味。

那些曾經一度被淒風苦雨鎮壓下去了的植物憔悴了的面龐又重新沐浴着太陽的光熱而蘇醒過來，收拾起破碎的心情，整理着殘餘的豐韻，酸苦的微笑着，像半老徐娘。

年輕人的心是隨着天氣的溫和而起伏他幽美的情緒，於是許多過去了的影子在腦中奔馳。秋遊的憧憬便開始在心中擴漾起來。一天太陽剛升上中天的早晨，悠閒的去到湘水之濱。

路上打開記憶的書匣，一頁一頁翻開過去的幾個遼遠的秋之畫圖。上面印刻着些「玄

「武湖之秋」，「西湖之秋」，「北平之秋」……牠們各有各的幽靜之美，壯麗，不同的特殊的豐度。不惜時間的拉長，慢慢地已幻成了夢裏的山河，隱現明滅，模糊不清了。

意識正與想像打成一片時，含有歷史偉大性的湘江已展開在我的目前。

選擇了一處比較清潔的江濱，在一排軟軟垂下的楊柳下坐定。這裏恰好對着遠遠的嶽麓，和充滿詩意畫意的水陸洲。

江上沒有怒號的風，僅僅有一絲風意。

向水邊測量水準竿上觀望，知道水深不過一丈一尺，這時的心胸格外安定下來。

眼底的湘江，是平靜得異常，沒有一點像憧憬中的驚濤駭浪，也沒有千軍萬馬巨大的聲音。

記得昔年住武昌，暇時常登黃鶴樓上，看揚子江頭的景色。揚子江頭的水面總是那麼浪濤洶湧地。遇着括大風陰雨的天，下觀江濤滾滾，浪頭捲來如翻山倒海般的鎮天價響；看看就有許多小小的帆船在驚濤駭浪中拚死力的掙扎，往往在這些船隻中，有一二不幸的船隻，終為巨浪捲入波心，片刻便埋入浪底被吞噬了。

所以揚子江中，一年總要犧牲許多無辜的生命，和船隻。

湘江因為是內江，又有偉大麓山的屏遮，面積既不寬，水又甚淺，所以湘江便永遠沒

有揚子江那樣的恐怖。雖然，有時也遇到這種不幸的事發生，但終是極少！

江面充滿來往船隻靠岸，下岸，開駛，挑夫的爭擾，旅客的擁擠，小販的喊叫，以及各種嘈雜音波的交流，故織成江上永遠沒有湖上那樣沉靜。

所以海是英雄，江是美人，湖是處子。

沿江一帶停着許多大小不同中外的船隻，在這些船上，我們可以想像得出他們長年過的水上生活，所感得的印象，思想，情緒，似乎是屬於另外一個世界，所過的生活，是那麽永遠忙碌的，不安定的，冒險的。

往往有一隻兩隻破爛的小船，他們一家幾口在上面度過悠長的歲月，一代又一代的。很奇怪的思想：世間的人真神祕，有一部份人又是那樣貪得無厭的追名逐利，而又有一部份人是這樣甘於淡泊，永遠不想名利。

江上除輪船汽划勇往的破浪前進外，中間也點綴有許多拉着滿帆的漁舟，緩緩地順風而行，遠遠望去，那是一幅純粹寫生的靜物。偶爾還有一羣兩羣白鷗，來回的在江上翱翔。

假使沒有江邊停泊的輪船汽划以及兵艦的東西，僅留少數的點點漁舟，帆船，點綴得江上定會另有一番風味。

或是在萬籟無聲寂靜的月夜，邀二三好友，駕一葉之扁舟，遊於江上，對遼闊高朗的

天空，一瀉千里無瑕的皓月，看水陸洲煙霧迷濛的樹樹垂楊，以及掩映透出樹梢的樓台亭閣，更望麓山。發嘯歌，弄清箏，風悠神逸，此景此情，怕不更要超乎泛舟西湖？

沉思時，不知何處傳來了一片遠寺的鐘？立刻又將我沉醉到愛晚亭畔的紅葉。提到紅葉，便想到去年秋天的一個黃昏，我同了一個朋友在那裏徘徊了許久。還高聲誦朗着長沙吳碧柳先生做的「愛晚亭」中「山中鬱鬱多楓樹，秋來睡醒如紅霧。誰解霧中看，晦翁此先住。晦翁至今八百歲，楓林愈老愈娟娟。况復落日勝胭脂，妝點葉梢與葉背。」的佳句。那時正是秋冬之交，楓葉紅遍了麓山，紅遍了愛晚亭畔。我們狂歌當哭，哭那已消逝的流水年華。我們拍手歡笑，笑這當前的美景如畫。一直到夕陽西下，我們才興盡而返。這已成了過去的陳跡了。

現在又到深秋時節，愛晚亭畔一帶楓葉不知在這時候紅到什麼顏色？也許滿山的紅葉，已在那裏嫣然欲笑了。

一九三六，十，四。

瀟湘漣漪半月刊 第七號

民國二十四年十月十六日出版

主編人

李芳蘭 易夢之 陶玫君
張南燕 黃華

發行人

郭竹筠

印刷者

吟章紙業印刷局
中山路
電話七四二

發行所

瀟湘文藝社
地址左文襄祠七號

本刊文字未經允許不准轉載

代售處

商務印書館 長沙府正街
金城圖書公司

定價

外埠郵費另加	預定全年	二十四册	一元
	預定半年	十二册	五角五分
	零售	每册	五分
	每月二册	一日一册	六日一册

郵票代洋九五折收用但一角以內限為。

本刊投稿簡章

(一) 本刊歡迎外來投稿

(二) 來稿概須繕寫清楚(勿在兩面寫)並將通信地址及投稿者姓名註明稿末。

(三) 編者有刪改來稿之權如不願者請於稿上仲明。

(四) 來稿一經登載後暫酬本刊。

(五) 來稿概不退還無需附寄郵票。

(六) 來稿請直寄

瀟湘漣漪文藝社編輯部。

長沙八角亭

瑞豐綢莊

冬令摩登衣料到齊
 特殊大廉價任憑選
 用包管如意

電話：九九六

商務印書館發行

五十年雜誌

本館發行各大雜誌均有悠久而光榮之歷史復業以後已先後復刊五種並刷新內容增闢門類每期提早出版以快讀者先觀現已依照郵局代訂刊物辦法分別領到登記證凡全國各地郵局均可照本館原定價代訂

雜誌名稱	刊別	預定國內	
		全年	半年
東方雜誌	半月刊 全年二十四册	三元六角	一元九角
教育雜誌	月刊 全年十二册	一元八角	九角五分
英語週刊	週刊 全年五十二册	二元五角	一元三角
兒童世界	半月刊 全年二十四册	二元四角	一元二角半
兒童畫報	半月刊 全年二十四册	一元六角	八角五分